



【凡人故事】

久爷

□耿艳菊

徐雅琦

镇子上的人都叫他“久爷”。实际上，他有一个还算好听的名字：沈久。

久爷不老，只三十来岁，温文尔雅，医术高超。镇子落后闭塞，穷苦人多，他不知救了多少人，却从不收诊金，还常常接济穷人。“久爷”二字，饱含着大家对他深深的敬意。

久爷是哪人，没有人知道，久爷对自己的身世也从来不提。三年前，一匹瘦马驮着昏迷的他来到镇上。他带着一个鸟笼，笼子里有两只鸽子，还有一管青色的竹笛和一个暗红色的方匣子。他睡了三天三夜，醒来后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派菊海。

久爷在这个开满菊花的镇子上住了下来，采药、制药，悬壶济世。闲时，他侍弄一庭菊花，月下吹笛，或温一壶老酒，与菊对饮。他看着满院绽放的菊花，情意绵绵地喊：“菊……菊……”

每天，久爷都会打开那个暗红色的方匣子。匣子里放满了信，说是信，不过是用娟秀的字体写着一两句话的字条。她总有那么多的话，天凉了、天暖了、花开了、花谢了……都要对他说。两只鸽子是最好的信差，悄悄传递着他们的秘密。

久爷磨墨、铺纸，写道：“菊花开得正好，一起赏花吧！”他把字条小心地卷好，系在鸽子的腿上。鸽子张开翅膀飞走了，在苍茫的天空中飞了一圈，又回到久爷的院子里。字条还是九爷写的字条：“菊花开得正好，一起

赏花吧！”这是她曾写给他的话，他收到了好几次，却未曾赴约。

久爷不是不明白她的心意，而是太明白了，她的爱就像绽放的菊花一样浓烈，他却不得不回避——他背负着一个大家族，他怕自己给不了她幸福。或许，拒绝是爱她的最好方式。

最后一次收到邀约，久爷见字条上有清晰的泪痕。他没有去。那天，她在他的门外吹了一夜的曲子，是《凤求凰》，她为他特意学的。他几次欲开门，可一想到她纯净的笑颜，便忍住了。直到她离开，久爷才出来，门口放着他给她做的那管青色的竹笛。

天亮后，久爷听到她离家远行的消息。他瞬间崩溃，没有她的日子分秒难熬，长长的光阴如何熬过？那时候，久爷才恍然大悟，是他隐忍的爱伤害了她。

久爷决定放下俗世里的一切，走遍天涯也要找到她。走到这个小镇的时候，他再也走不动了。这个四面环山、依水而建的小镇叫菊花镇，家家户户种菊，俨然世外桃源。久爷相信她一定会来，不管多久，他都等。他喜欢的女子叫菊香，他记得她的心愿：和相爱的人隐居小镇，种满菊花，像陶渊明一样“采菊东篱下”。

菊花镇的人依旧对久爷知之甚少，只知道他对菊一往情深，后来才知道久爷在等一个人。有外地人路过时，菊花镇的人总喜欢悄悄地嘱咐：“如果见到一个叫菊香的女子，请她速来菊花镇，久爷在等她。”

【世相故事】

没法儿说

□茨园

因为加班，吕白天快亮时才回家，走到他家楼下时，发现家里的灯熄着。吕白就想：我这会儿回家，再洗刷刷的，还不搅了老婆的美梦？

有了这样的想法，吕白当即决定牺牲自己。他把车停到楼下，躺在车里呼呼地睡了。

天亮了，睡得迷迷糊糊的吕白下车回家。打开家门，看到老婆居然像沉思者似的，用手托着下巴坐在沙发上。

这事儿按说挺感人：吕白怕回家吵到老婆，自己在车上睡了。老婆应该感动才对，结果两个人居然因此闹起了矛盾。

老婆问：“白呀，为啥天大亮了才回来？”

吕白如果实话实说，或许不会有什么矛盾，而且还能让夫妻感情更上一层楼，但吕白想：不行，这样说了，老婆信不信姑且不说，若让老婆知道自己为了让她睡好觉而在车上睡，那还不让她心疼得眼泪直流？所以，吕白善意地撒了谎：“老婆，我昨天加了一夜的班。”

吕白话音甫落，老婆的脸色立马变了：“编！编！可劲儿编！我往你单位打过电话，他们说你一早就走了。”

简单问题复杂化了，吕白很后悔自己扯谎，但这时候再实话实说，老婆肯定不信。怎么办呢？吕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托着大脑袋瓜子想了半天也没想出解决办法。

后来，他哭丧着脸来找我，说：“哥，你得帮帮我。你看你能不能说昨晚我在你这儿睡了。”

兄弟遇到麻烦，我肯定得帮忙，可我老婆和吕白老婆是熟人，还是熟得不得了的那种关系。就算我为了兄弟情谊编瞎话，这事儿不还得跟我老婆汇报一下？万一俩女人哪天遇到了，说起这件事，我俩不都成坏人了？

我有些犹豫。要知道，这事儿要是让我老婆知道了，就算她愿意替吕白扯谎，可吕白前脚一走，她肯定要和我说话：“你老实说，你上次说在吕白家住了一夜，是不是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让他帮你扯的谎？”

分析来分析去，引火烧身的事儿我不能做。吕白十分沮丧，说：“这事儿还真没法儿说呀！”

【微型故事】

嫁妆

□刘春红

秋草黄，雁成行。她默默地躺在床上，凝望窗外，思绪飞扬。

她自小得了软骨病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母亲早逝，父亲为了养家，终日在外奔波，是姐精心照顾着她。

如今，姐要出嫁。她喜忧参半，心生惆怅。

婚礼当天，窗外鞭炮阵阵，唢呐声声，姐一身红妆，喜气洋洋。

“我的嫁衣好看吗？”两朵红云浮上姐俊俏的脸庞。

“今天，姐最美了。”

“瞧，姐也给你买了新衣裳。”

姐笑靥如花，为她换上新衣，将她抱到屋外一张特制的竹床上。

吉时到，她的左边站着新郎，右边站着新娘。迎亲队伍，抬起红绸覆盖的竹床，她满脸惊愕，热泪盈眶。姐俯身说：“妹，别怕，我已和他说好，你就是我的嫁妆……”

鼾声

□姚桂霞

他教数学，她教语文，“夫妻班”成了县中学的一道风景线。甜蜜在月光下呢喃，爱在风雨里穿行。

他常喝酒，夜里鼾声如雷，她夜夜失眠，每天精神不济。后来，他不喝酒了，鼾声却依旧，她只能苦笑着忍受。

那晚，他聚会后回家，睡着后没有打鼾，却吐了血，她急忙将他送到医院，查出他的胃里有个肿瘤。他被转到省医院，连续做了三次手术。她忙完后，每晚依偎着他入眠，却不曾听到他的鼾声。

后来，她学会了打针。他说：“你打针一点儿也不疼。”她忍着泪，针，一打就是三年，花光了积蓄，他的一头黑发也掉光了。

复查时，他的肿瘤终于不见了。夜里，她意外听到他响亮的鼾声，那一刻，泪水浸湿了月光。

原创首投 稿费从优
zhout9461@163.com